



彭懿《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讲故事的奥秘

□殷健灵

爱听故事，是人类的本能，尤其是孩子，他们对故事的迷恋与生俱来。故事讲得好不好，关键在于那个讲故事的人是否能在虚构的故事中，不断刺激和满足读者的贪新好奇之心。讲故事本质上是叙述的艺术，叙述的美感在于叙述的语言是否抓人，叙述的速度和节奏是否张弛有度，叙述的谋篇布局是否能出奇制胜。当然最紧要的是故事是否独特，是否动人、是否能让读者心甘情愿地身临其境——沉浸于那个故事叙述者所创造的虚构世界。读故事的人仿若受到“蛊惑”，而讲故事的人也会就此成瘾。这大概就是讲故事的魅力。

在《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以下简称《小妖怪》)中，小妖怪一直在恳求它的“爸爸”夏壳壳召唤它；现实中，我相信，作者彭懿也一定受到了某种召唤——故事魔力的召唤。多年来，他对故事的沉迷执著与苦心经营，已经让他和故事之间达成了某种令人艳羡的默契。偏偏，他还是一个不知满足的故事叙述者——他不仅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更要讲一个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的原创的故事。而原创性，恰恰是衡量一部幻想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志性尺度。

说到幻想小说，见多识广的读者早已不陌生。他们不再会被爱丽丝的兔子洞吸引，也不再会被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逗得乐不思蜀，弄不好，还会被“死而复生”的神秘灵鼠倒了胃口……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幻想小说，考验的不仅是作者结构故事的能力，更是异想天开的禀赋——建立起一个不同于已有的幻想世界的王国。因此，一流的幻想小说作家一定具有天才的秉性，这种天赋未必与生俱来，也未必是



空穴来风的灵光乍现。天才多半不长久，而真正的持久性的秉性则是基于长期的积淀与思考。我想，彭懿的秉性正是来源于后者。

回到《小妖怪》。

阅读她的过程无疑是愉悦的，是一种享受。她能让你感到新奇、惊艳，时而忍不住笑出声来，时而体会到安静的感动。作者仿佛玩心大发，引领你走上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去到他所建构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幻想世界。做到了这点，讲故事

这个故事颠覆了我既有的阅读经验。我承认，我从内心拒绝陈词滥调。如果把这个关于妖怪的故事写得恐怖阴森、故弄玄虚，一上来它就输了，恐怕连继续翻页的耐心都会失去。然而，彭懿的《小妖怪》令我心生怜爱、柔软与同情，这样的感情与妖怪这两个词是多么的不搭调！想象一下，那个执著地呼唤“爸爸，请召唤我”的小妖怪，它迈着外八字的双脚朝你奔过来，泪流满面地把头埋在你怀里，求你拥抱它，并且幸福地闭上眼睛，感叹“爸爸的身体好温暖”时，你怎么能不爱它呢？管他有多丑陋，见不得人，哪怕像只养鸡场里的小鸡，哪怕迈着癞蛤蟆的步子，哪怕浑身沾满泥浆，你又能怎能不用温柔的声音叫它一声“宝贝”？

当然，有了这个出奇制胜的开头远远不够，故事的叙述者要牢牢拽住读者，还必须巧妙地设置、埋伏笔、丢悬念。据我所知，彭懿的创作习惯与众不同，学生物出身的他擅长严谨周密地画故事路线图，从人物设计、故事线索，到故事与故事之间衔接与转折的机关，线扣，故事自然“生长”的发展走向，以及最终的结局，都能在这张路线图上得到展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的创作，已经不完全仰赖于天赋的灵感，灵感只提供乍现的火花，而要把一个故事讲得完整、透彻、滴水不漏，考验的是小说家的“技术活”：在不经意处理下机关，牵引着读者的好奇心，一路探寻，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揭晓谜底，让读者猝不及防，又能契合于心。好故事，绝不是从天而降、天马行空就足够，它还必须是现实的投射，必须有足够的说服力，让读者心甘情愿地与其共情、共鸣，真正忘情地进入那个虚构的世界。做到了这点，讲故事

的人也就成功了。若是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小妖怪》制造者彭懿无疑是做到了。

正如作者在“自问自答”中所说，他一开始写的是“主上，主上，请召唤我”，又或者“魔王，魔王，请召唤我”，不管是“主上”还是“魔王”，可以想见的是，这部小说多半是部平庸之作。幸亏他突发奇想，改成了“爸爸，爸爸，请召唤我”，他在写下这个句子的瞬间，“突然开窍了，一个又一个好玩的情节，就像自来水管突然爆裂了一样，咕噜噜、咕噜噜地冒了出来”。感谢他的“突发奇想”，其实这也意味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充满新意的故事就此启程。而事实上，对小说家来说，不讲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留意到小说中众多值得称道的小细节，正是这些小细节支撑起一个属于彭懿的独特的虚构世界。比如闪耀着荧光，隔空拍来的绿手印，只能在镜子里看见、现实中却看不见的犄角和大耳朵，套中套的大小故事，来自哦哪哪村神秘的“安眠药”……是的，有这些细节就已足够，这意味着读者进入的是一个经验之外的幻想世界。

然而，仅止于满足读者的新奇感还不够，故事最致命的魅力在于——在这个幻想世界里的人和事，遵循的是真实世界中的逻辑规律和“可能”的标准，读者不会质疑，而是被其征服并体会到了自己熟悉的情感与体验。《小妖怪》中温柔的对父爱的召唤，小妖怪唤起的夏壳壳对现实中父爱的渴求，活灵活现的孩童心理，让人颇感亲近的校园谐谑场景以及对游戏冒险精神的张扬，故事结局带给读者的淡淡的怅惘与希冀……均具有打动心灵的力量。济慈曾说：“想象是真实的——想象所认为的美必然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存在没有。”正因为有了“真实”的依傍，那个凭空建构的幻想世界才有了感动读者、在读者心中扎根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彭懿的《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获得本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大奖实至名归。期待他为我们创造更多独一无二的幻想世界，毕竟，对“神奇世界”的向往是我们不会消失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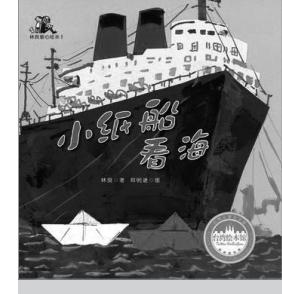
■新书快递

中国当代文学馆·当代小说·少年读库
十八岁出门远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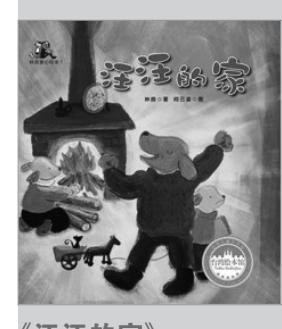
《十八岁出门远行》
王蒙 主编
明天出版社
2013年5月出版

“明天文学馆”是由明天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系列丛书。该丛书从中国当代文学入手，荟萃一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家创作的适合今天少儿读者阅读的文学佳作。《明天文学馆·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十八岁出门远行》所选11篇成长小说，可谓篇篇文笔优美，意境深远，卓尔不群。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可为儿童提供真正高品质的、风格多样的阅读文本，使其得到更丰富的文学艺术滋养，提升其文学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水平，为其养成健全的人格埋下一块基石。



《小纸船看海》
林良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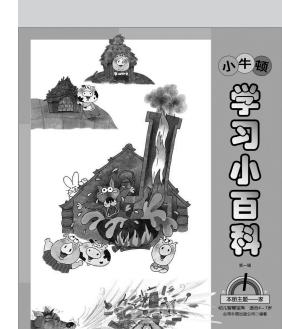
刚下过一场大雨，山上一个小男孩，拿一张红纸，折了一只纸船，轻轻放在小溪里。红纸船顺着小溪，经过了大溪，漂进了大河里。大河的宽阔让纸船感到害怕，于是它找了一个同伴白纸船，它们决定相约一起去看海……这是一本为幼童写的散文故事。故事借由两只小纸船的游历过程告诉孩子们，世界上的水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又看到哪些河岸风光……你玩过折纸船吗？放入水中的纸船，最后又会漂到哪儿去呢？快跟小纸船一起展开一次冒险之旅！



《汪汪的家》
林良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寒冷的冬天，汪汪的爸爸出门10天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呢？爸爸终于回来了，汪汪又为什么坚持要出门呢？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让寒冬充满温暖。

这套书是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良先生为小朋友们创作的儿歌和童话故事集，运用浅显的文字写成，故事人物生动，富有童话趣味。每一本书都附有音乐故事CD，期盼在温馨动人的童话故事与朗朗上口的儿歌中，让孩子们学得知识、启发智能与想象力，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小牛顿学习小百科》
台湾牛顿出版社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没有脚的动物怎么走路呢？如果失火了该怎么办呢？在幼儿身心发展、心智开启的成长关键期，该如何引导他呢？《小牛顿学习小百科》根据幼教理论，实际观察幼儿学习过程，采用“生活中学习”的观点，依据景由近而远分为12册，以孩子最熟悉的“家”为出发点，逐次向外扩展到学校、公园、街上、地底、天空、农村、河流、山林、海洋，最后以胸怀全世界的“旅行”做结尾，帮助小朋友建立循序渐进、条理分明的学习脉络，激发儿童对周遭事物的好奇与关心，进而扩展到“胸怀全世界”，让孩子的学习触角无限延伸！

■经典重读

《波丽安娜》·「你跳着走进了我的生活」

□彭懿

《波丽安娜》是美国作家埃丽诺·霍奇曼·波特1913年发表的一部少女小说。

它与瑞士作家约翰娜·斯皮瑞1879年开始陆续发表的《海蒂》，加拿大作家L.M.蒙哥马利1908年发表的《绿山墙的安妮》，美国作家弗·霍·伯内特1905年发表的《小公主》，美国作家简·韦伯斯特1911年发表的《长腿叔叔》等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古典少女小说群。这些少女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人公都是孤女。这些10来岁的小女孩虽然身处逆境，但她们个个自强不息，像小天使一样身心健康、乐观、积极向上，最后总能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过去这么多年了，她们的故事读上去感染力一点不减，仍旧激动人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十分励志。

《波丽安娜》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之作。

波丽安娜是一个父母双亡的11岁小女孩，在她没来之前，美国东部的那个无名小镇沉闷无比，几乎每一个大人都心灵紧闭，冷漠、厌倦一切。看看这些病态的大人吧——波丽小姐，波丽安娜的姨妈，40岁，小镇最富有的女人，十分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从不打扮自己，“像牡蛎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和任何人来往。她的内心好像越来越痛苦”。约翰·彭德莱顿先生，不到60岁，一个人住在山上的大房子里，脾气怪戾，从来不跟人说话，年轻时曾经爱过波丽安娜的妈妈，但她跟一个年轻牧师跑了，他的“整个世界突然变得一片黑暗”。查尔斯医生，他没有妻子，生活非常孤独，仅仅在公寓的房子里有两间诊所，他自己说“它只是一座房子，算不上一个家”，“它需要一双女人的手和一颗女人的心”。斯诺太太，40岁，一个双腿残疾的病人，整天躺在床上，脾气坏透了，“要不是人们同情她，从早到晚也不会有人愿意接近她”……

可是有一天，从火车上下来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穿着红格子布衣裳，两条亚麻色的粗辫子拖在背后，草帽下面，露出一张热切的长满雀斑的小脸。于是，奇迹就发生了。

波丽小姐变了，“回到人类中间来了”，变得亲近人，喜欢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年轻过”，还找到了早就应该属于她的爱情。约翰·彭德莱顿先生变了，学会了爱人，收留了无家可归的男孩吉米。查尔斯医生变了，他说为了得到一双女人的手和一颗女人的心，他“可以付出整个世界”，其实他在心底一直深爱着波丽小姐。斯诺太太变了，她快乐多了，开始编织缠绳、婴儿毯什么的，能做什么事情……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波丽安娜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魔力解开了一个又一个大人的心锁呢？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游戏：小拐杖。

“是一个——游戏？”
“对啊，是‘只要高兴’的游戏。”

“拐杖？”

“是的。你知道，我想要一个洋娃娃，爸爸也写信告诉他们了，可是当捐助箱送来的时候，女士们却说没有人捐洋娃娃，只有一些小拐杖。她们把它送过来，她们想或许这些小拐杖有时候对某些孩子会有用。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玩游戏的。”

“哦，仁慈的上帝！我实在看不见这里面有什么开心的事——你想要一个洋娃娃，却得到了一副拐杖。”

波丽安娜拍着手：“有啊——有啊！”她咯咯地笑着说：“但是一开始，我和你一样，也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可让人高兴的。”她认真地补充道：“后来，爸爸不得不告诉我了。”南希几乎停下了脚步。

“你真笨！哎呀，就是说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不需要那些拐杖。”波丽安娜高兴地欢呼雀跃着，“你看这很容易——当你知道该怎么想的时候。”

这是一个教人学会快乐的游戏。

它的真谛就是：“从各种事情中寻找快乐。如果你总能坚持寻找的话，在任何事情上你都能找出让人高兴的东西来。”波丽安娜不但自己玩这个游戏，她还像天使一样，让全镇的人和她一起玩起了这个游戏——不，不是全镇的人，是全美国的人和她一起玩起了这个游戏。这本书一出版，就红遍了全美国，成为了畅销书，直到今天，还是有那么多人喜爱这个永远快乐的小姑娘。连Pollyanna这个词，都被收进了字典，是极度乐观的意思。

■短评 杨鹏科幻舞台剧《校园三剑客之神秘老师》：

和1000个孩子一起大声喊

□许苗苗



你能想象，1000个孩子一起大声喊是什么情景吗？而且，他们还都坐在曾经以出色音效迎接过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红塔礼堂里！那该是多大的分贝，多热闹的场面呀！的确，在去看由杨鹏《校园三剑客》改编的儿童剧《校园三剑客之神秘老师》前，我还真想不到，自己不仅那么投入地看完了整个剧目，竟然，在最后，还和1000个孩子一起大声喊了起来。

走出剧场，回想这一场振奋忘形的视听体验，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人称“校园三剑客”的杨歌、白雪和张小开在新学期里迎来了新生物老师阿汀。这位帅气的老师其实藏有一个巨大的秘密：他是外星人，来自安卡拉星。安卡拉原本是一座绿色的美丽星球，却由于过度开发、环境恶化，所有植物都已灭绝，整个星球的人们只能背着氧气瓶生活。阿汀背负着拯救安卡拉的使命来到地球，希望通过收集植物种子让绿色和生机回归。可是，有一个人却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阿汀，那就是利用恶劣环境大发其财的天霸总裁，他还派遣手下巴巴艳和哈哈通来地球追杀阿汀。最后，在“校园三剑客”以及小鸟樱桃的帮助下，阿汀战胜了对手。通过互联网，他联系上了全世界的小朋友，获得了地球上所有植物的基因，最终将绿色的力量传递到安卡拉星！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能让红塔礼堂里的观众们那么投入，“校园三剑客”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要想吸引这许多不同观众的注意力，首先必须简单：只有简单才好记，只有简单才放松，也只有简单，才符合儿童的接收能力。单纯的故事线索、激烈的戏剧冲突、个性突出的角色，是“校园三剑客”化繁为简的法宝。剧中人物不多，加起来也不过8个：第一个出场的班长苏美眉是串场主持人，负责陈述背景，介绍人物出场；阿汀是故事主角，矛盾冲突在他身上集中爆发；巴巴艳和哈哈通负责插科打诨，把敌对力量具象化、幽默化；“校园三剑客”则代表团体和友谊，使英雄保护环境、拯救星球的行为从单一个体行动过渡到小学生的群体行动，进而扩大到“全世界小朋友”的行动。这简单的人物设置、明确的角色功能，加上并不花哨的舞台效果，很好地凸显了故事主线，很快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儿童剧与成人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简单明确。它必须与那些意在突破的先锋戏剧不同。在那里，观众抱着批判的眼光和审视的心态，编导也致力于隐喻、晦涩、出其不意。台上台下，幕前幕后，仿佛在进行一场智力和眼界的较量。儿童剧也必须与商业戏剧拉开距离。那些杂糅了过多讨巧元素，满场俚语翻飞、笑点不断的作品，嬉笑怒骂中虽然不乏辛辣的讽刺，但在接受力稍差的观众那里，却可能停留在肤浅的表层。“校园三剑客”台下坐着的，是心无城府、目光澄明的小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看话剧的目的很简单，它应该是一次节日般的体验。孩子们不接受那些暧昧含混的枝节，既然专为他们设计，就要适合孩子，要明快、单纯、美好，要让孩子能够看懂和接受，又要给孩子过瘾的视听体验。

“校园三剑客”把握住了“简单”这一儿童剧的根本要求，同时还做到了贯穿始终的互动——这也是“校园三剑客”的最大亮点。演出的一个小时里，台下那1000个孩子始终兴致勃勃。除最初开场时安静了几分钟，余下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叫喊中度过。他们的热情完全卷入了剧情，虽然也能意识到这只是看演出，甚至试图压低声音，但有什么能让兴奋的孩子不出声呢？

就这样，孩子们高昂情绪最先被踩着《江南style》、穿着宇航服出场的“校园三剑客”点燃。不可否认，“鸟叔”那发福的身躯能风靡世界还是有他独特的魅力——那动感强劲的节奏，辨识度极高的造型都吸引了无数粉丝。小观众们听到音乐声就忍不住开始摇晃，“OPPA GANGNAN STYLE”更是齐声脱口而出。各色人物渐次上场，故事逐渐展开后，孩子们的参与意识就更加热烈。特别是反面角色哈哈通，从

始至终承担着制造笑点、调节气氛的功能。他的滑稽表演一方面淡化了黑暗势力给年纪幼小的学生带来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成为打破舞台界限、联系戏剧与现实的中介。他是全剧最吸引人、活动范围最广的角色，也是全剧的中心。他与剧中的所有角色都产生过联系，既能走入观众席与孩子们交流互动，也能与幕后黑暗势力老板交流，还能呼朋引伴、卖乖装死。在哈哈通被吓昏的那一幕里，台下小朋友在演员的带领下齐声大喊“警察来了”，他们为瞬间从看客到演员的转换兴奋不已，尽职尽责、声嘶力竭地用声音凸显自己。自此，台下的他们不再是乖乖坐好手背后的小观众，而成了“校园三剑客”的同学。从被允许与哈哈通对话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参与着演出：无论是为阿汀加油，还是吓唬哈哈通；无论是提醒张小开不要上当，还是在班长苏美眉的带领下念出“一颗颗星星牵住我的手，我们是日夜思念的朋友”这一启动绿色传递力的咒语时，他们不遗余力的大声叫喊，都构成了戏剧的一部分。此起彼伏的声音与整个戏剧的背景声音混合在一起，成为最出色的音效。在这样强烈的声浪中，没有人能静悄悄独坐一隅，连我这个超龄观众都忍不住加入了孩子们的童声合奏。

能否带动观众情绪直接反映出戏剧艺术感染力的强弱。儿童剧的观众是最容易被带动的一群人；但同时，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容易疲倦，对戏剧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有限。因此，能不能时时抓住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何把握渲染的力度和节奏，真是值得讲究。《校园三剑客》的编剧杨鹏在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的创作，不少作品都曾成功地搬上舞台，他对小观众的情绪和“笑点”自然拿捏得十分到位，这才有了现场1000个孩子齐声高叫的火爆场面。

当然，这部剧也并非没有遗憾：作为“校园三剑客”系列之一，本应是主角的3位小学生形象却弱了一些，这也难怪，在短短一小时的演出时间里，要把故事讲得生动完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要刻画“校园三剑客”的人物性格，就更难，只能以一些标志性行动来匆匆带过：比如杨歌的高超武术、白雪与小鸟的对话、张小开对电脑的热衷等。但这些简化为行动的点对于塑造“校园三剑客”形象来说，无论从群体性要求，还是从个性化出发，都显得过于单薄。如果对原作不熟悉，这3个主角基本留不下什么印象。他们在剧中只是串场人物，远远不如小说中那样能获得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特长和魅力的机会。

有的作家专注于在一个方向上推演前进，谋求致臻，以至于某类作品全都打上了他的记号；而有的作家则仿佛拥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在不同作品中呈现的面孔竟完全不同，以至于无法分辨哪个是他的真身，也不知道他下一步又要冒什么险，变成什么样。杨鹏就是后者。他的创作极富变化，阅读中时时邂逅难言的欣喜。既有“口袋爸爸”这样童趣盎然、充满生活细节的故事；也能写“人鲸传说”这样感伤优美、弥漫着淡淡诗意图话；还能打造出响当当的“校园三剑客”系列，并让这3个小学生突破了纸面，成为动画片主角、舞台上的明星！去年，终于有机会与杨鹏面对面聊天，说到其作品系列的多样性，他回答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所作。可是我想，能同时经营这么多线索而头绪分明，恐怕不仅仅是明确的读者意识和市场定位就能完成，更得有颗颇具才情、玲珑剔透的心，才能让如今这些见多识广、既聪明又挑剔、什么都唬不住的孩子们真正满意。

有的作家专注于在一个方向上推演前进，谋求致臻，以至于某类作品全都打上了他的记号；而有的作家则仿佛拥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在不同作品中呈现的面孔竟完全不同，以至于无法分辨哪个是他的真身，也不知道他下一步又要冒什么险，变成什么样。杨鹏就是后者。他的创作极富变化，阅读中时时邂逅难言的欣喜。既有“口袋爸爸”这样童趣盎然、充满生活细节的故事；也能写“人鲸传说”这样感伤优美、弥漫着淡淡诗意图话；还能打造出响当